

他真不明白，堂堂的陕西省宁西林业局局部为什么偏偏隐藏在秦岭南麓一块叫桑子坪的小坝子上，就象与世隔绝了似的。自打卸掉“乌纱”后，他是轻易不肯上山的，路太长太远太难行了。

这天，他坐运木材的大卡车上山了，这次上山是要给研究室领点办公用品。另外，他觉着有话要跟党委书记谈谈。谈什么呢？他也不清楚。

汽车在山上颠簸了八九十公里，终于望见桑子坪了。桑子坪又在刮风，从那躁动不安的树冠上他断定，他皱起眉头。这讨厌的风从正月初一一直刮到大年三十，竟不知疲倦。

机关大楼对面的宣传栏前聚了一大群人。走近一看，是局党委新评出的十名“最佳优秀共产党员”的图片展览。第二个橱窗里是他的像片。旁边的事迹简介栏里写着“升亦难，降亦难，郭文轻阅升降关……”，简介栏的右下角还画着一只老黄牛。他凝视着，心中升起一种沉沉的失落感。

从那年他被授予“老黄牛”指导员称号

(报告文学)

春泥

关华 赵启运

的时候起，他的命运就随着桑子坪的风向变幻起来。一阵风吹来，把他这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基层干部吹到副局长的宝座上。当决策局大事的时候，他似懂非懂，凡事都按别人的意思办，就这样别别扭扭地过了六年，他感到这六年也是他一生中迷惘的六年。他自知见识浅，整日苦思冥想：我怎样做才能真正地为党尽心尽力

呢？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南北，也吹绿了宁西枝头的嫩芽，无数朵含苞欲放的新蕾期待着滋润细雨。他看到了，脑子里豁然清晰了。他决定让位。把局里的“嫩芽、新蕾”扶上马，他想好了，要让位就干脆利落，决不能挽着笼头送一程。他知道自己走得慢，硬送人家，人家的马儿就跑不

快了。所以，当他接到任免通知后，即刻就到工会当副主席去了。谁知这副主席还没有当满一届，他又决定让位。组织尊重他，爱护他，实在不忍心把他的职务一竿子撸到底。于是一纸调令，他又当了生活服务公司的副经理。可服务公司更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机制。商店、食堂、招待所、供应站，哪一个环节都得算帐，都得看准经营方向。他深感

自己不是当经理的料，尽管局长给他配了精明能干的办事员，凡事不用他多操心，但他还是决定再次让位了。桑子坪的风时而东，时而南，变幻不定。他由一名普通的干部变成了副局长，又将他从一名堂堂的副局长变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干部。是风向使然，是时代使然。他本来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可他却在变幻不定的东南西北风中苦苦地寻觅了近十年。终于，他在局余下研究室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作一名普

通的办事员。于是，他脉管里的血又活了。搞调研，干接待，甚至给山上的科室跑腿订报发信件，无论大事小事琐碎繁杂事他什么都干。仿佛又年轻了十来岁，一天忙上十几个小时，他竟然不知累。

“快哉，郭文的像片，三次让位都毫无怨言，真不简单”。

“这个郭文，人家只图往上爬，而他偏往下溜，傻冒一个！”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愿这样的干部能多一点。几个年轻人在图片前指指点点议论着，将他从沉思中惊醒了。是呀？他想：若能化为护花的“春泥”，又何必悲叹“落红”的命运呢。蓦地，他想起来了，这次上山是想向党委书记建议，把“十佳党员”的事迹介绍到山外去，让人们看看，这就是我们大山里的共产党员！

又见王婆

李焕龙

今见王婆，实得刮目相看。她不仅当上了瓜店经理，而且评上了经济师，派头大增。

近期，王婆忙碌异常。因要卖瓜，需先夸瓜，理由曰：扩大知名度，增强竞争力。于是，王婆绞尽脑汁，拼凑出“王记瓜店”的三大优势：一是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每公斤收入已由七十年代的一角钱，增长到一元钱；二是社会效益可喜可贺，已由五十年代的小孩吃和少量职工干部吃，发展到工农兵学商全民皆吃；三是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已由网兜

装带打入电冰箱，且由肩扛入火车、飞机，还有温棚培育，加工升值等先进技术。公布了这三条，王婆忽又推出一个重大发现：“我的瓜，单个重量五公斤！”店员急插话：“只您挑出的这一个，其它均小。”王婆正色道：“虽只有一个，也是事实。这是符合存在主义理论的！”店员不懂哲学，只好闭口。

接下来，便是宣传。王婆采取了两套系列措施，头套对外，二套对内。对外之路有三条：首先是不

惜代价购买报刊版面，自写文章，隆重推出；二是重金聘请名家宣扬“王记瓜店”的经营作风、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主人公的光彩形象；三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扩大知名度和辐射面。对内之策有两计：其一是不准职员听广播、看电视和读书看报，关起门来认真总结瓜店辉煌历史；二是确定店庆日，史无前例地召开了首次店庆大会。会上口头表扬优秀职工两名，受表彰率占50%。会后四名店员每人分电影票两张。此计意在充分体现该店的优越性和民主性，进而激发店员的自豪感、使命感和奋发向上的冲天勇气。

轰轰烈烈地忙活一月有余，王婆决计总结这段工作的非凡成就，便召开职工大会。全体店员挤在两条半新长条木凳之上，聚精会神地聆听她的亲口报告。报告长达三个小时五十九分六十秒，题目是：《开展形势教育，刷新精神面貌，促进企业改革》。

会后，店员甲问店员乙：“形势教育，就如此做法？”乙茫然。又问丙，丙笑而不答。改问丁，丁欲言又止。于是，店员全作沉思状，坐凳不起。



历史上的梁祝

警鸣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我国四大神话传说之一。

关于“梁祝”，历史上实有其人，确无其事，他们两人一个生在明朝，一个是南北朝陈国人，相差千年之久。

明朝时期，浙江宁波府的鄞县有个县官叫梁山伯，他虽然是个书生，但性情刚烈，秉公办事人称“梁青天”。那时做官是三年一任，由于梁山伯大公无私，任满之时，皇帝提升他到别处上任。当地老百姓跑去跪在县衙门前，恳求他留在鄞县。梁山伯奏知皇帝，不愿升迁。准奏后梁山伯就留了下来。梁山伯早年丧妻，无儿无女，后半生执意不再续娶，立志为民办事，他在鄞县当了九年知县，终因年迈体弱，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

梁山伯死后，万民捐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挖墓时，发现下面已有一个墓穴，在碑正面雕刻着“祝英台女侠之墓”，墓铭介绍说：“祝英台是陈国人，侠义好强，后来遭到贪官马文才父子的陷害，尸横野外，由当地老百姓收尸埋葬”。因为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人，一位老人提议，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坟前竖起了块大石碑，凿了两排字，祝英台的名字用红漆写，表示她是为人民流血的女侠，梁山伯的名字用黑漆写，表示他是个黑包公式的清官。老百姓又凑钱在附近修了梁山伯庙，庙的规模很大，门上悬挂着大匾“敕封忠义王庙”，庙中仿照寝室装饰起来，罗帐绣枕，宝床香榻，应有尽有，床前还摆着男女绣鞋各一双。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梁山伯庙遭到破坏，已荡然无存。

它就什么也不存在了。醉如痴。烟雨雾霭更使她是来寻静的，我要吸她楚楚动人，而无休止的喧闹，紧挨的摊群究竟给她增添了什么？我不知，也不想知。

到半山，我折了回来，站在九龙汤，再回首翘望时，骊山怎么还是那样地静，那样地如

蒲城龙首坝

剑声

一弯明月挂碧天，喜有银河龙首悬。
悄绕龙亭月边水，却听蛙鼓唱丰年。

窗口

丹影

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那样的窗口。

在火车站买票，小小的窗口前，排上了长溜溜的队型，总有那么一些人，或插队或出示××人的条子，或干脆从后门把票拿走，其中有好座次、有卧铺，等轮到老老实实排队的眼前，门门一关，“完了，明天再来……”

在电影院前买票，小小的窗口前，又是长溜溜的队形，仍有一些人不是插队就是从后门把票拿走，其中有甲票更有乙票，等轮到诚实排队人的眼前，“没啦”排队者气愤地上前质问：“我们排了一下午的队，为啥不按次序来？”

“谁要你不是领导，你要是领导，我还把票白白地给你送来……”

在单位食堂里买饭，还是一溜长队，还有那么一些人或插队或从后门进灶房，等轮到排队的跟前，不是没菜就是没饭，不是饭菜全无，就是饭菜全凉……

在火车站，在电影院，在单位食堂……小小的窗口，偌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各样的灵魂都在窗口前得到透视。

情寄骊山烟雨时

少樊

早晨出发时，烟雨就飘下来了。雾，浓浓地弥漫着，咫尺之内，难辨东西。车在公路上经过几小时的晃悠，才蹒跚到骊山脚下。无边的烟雨笼罩了骊山，骊山静静地，仿佛在沐浴，在做着甜滋滋的梦。

下车，进华清池，仰望云遮雾障。烟雨缥缈的骊山，往日拥挤的游人，青翠的树林，恍若消失在烽火台的狼烟里。山，朦朦胧胧，似醒非醒。少了几分忧虑，多了几许温柔。这温柔淡淡的，甜甜的，袅袅的，逗得你浑身痒痒的，软软的。砸在你的嘴里，甜得象吃了临潼的火晶柿子，扑在你的脸上，似情人抚摸一般。处在这样的情景里，人的心也象得到了某种熨烫，情意竟难自抑。妻子、爱女和昔日的恋人又在脑子里放开了“电影”。好一处恬静而秀美的山哟，今天我才识了骊山的真面目。辉煌壮丽的骊山晚照。宛若游龙的登山人群，亲亲热热的合影留念……像薄雾一般，如烟雨一样，神秘而不可臆测，微妙又难以言传，杨玉环时骊山也许是这样的吧！要不，她怎么会久住华清宫。与唐明皇嬉戏温泉而不肯去呢？烟雨中畅游骊山的人群中可否也有他们手挽手的

情影。静静地肃立在九龙汤边，瞥一眼池中的残枝败荷，冒着热气的温泉污水和漂浮水面的果皮纸屑，我的心，似过电一般，一种凄凄感莫名其妙地由心底萌发。

管它呢，登山去，我掉转头了。杨柳拂面的九龙汤里，见到的人很是寥寥，挤山道，拾级而上时，人却又出奇地多，烟雨雾霭象玩戏法似的欺骗了我的眼，路上仍是昔日的景况，卖工艺品的，兜售算命书的，高分低格调的立体收录机声，震得脚下颤悠悠地动。嘈杂声、叫声、说笑声，在烟雨中飘荡，冲向我的耳膜，我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我后悔了。我不该上山来。这种情景我在公园、街道不是早已领略过了吗？干嘛还要到骊山来凑这个现代热闹呢？山本来是幽静秀丽的，而一旦有了人，或许更多的游人、商人，

